

贸易场所

理查德·哈姆森、纳吉瓦·里亚德

受益于全球供应链和高科技出口，新兴市场正变成主要的贸易中心

历史名港鹿特丹在将近 40 年中一度是世界上最为忙碌的海港，没有任何港口可以与之相匹敌。但是，它的地位却在 2006 年被新加坡取代，而今年，这一头衔又落到了上海的身上。现在，上海每年会处理 2900 万个标准集装箱单元的业务。

在世界最为忙碌的十大港口中，中国拥有六个，这映射出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这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惊人上升轨迹，它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贸易大国。在那些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全球贸易边缘国家转变到重要的系统化贸易中心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自二战后，全球贸易稳定增长，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又出现了飞速发展，

非商品贸易——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高科技产品——在 2008 年的全球 GDP 中上升了 20% 以上。世界贸易的扩张具有三个极具特点的重要趋势：作为重要的系统化贸易合作伙伴，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上升；全球供应链的作用越来越大；高科技出口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出口结构的结合表明，新兴市场出口商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将会继续持续，由他们造就的复杂的出口形势，也会推动出口进一步增长。

互联化的世界

新兴市场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突出



继续上升

新兴市场正在成为更加重要的系统化贸易中心。

1999年			2009年				
司法管辖区	总排名 ¹	规模排名	互联度排名 ²	司法管辖区	总排名	规模排名	互联度排名
德国	1	2	2	中国	1	1	1
美国	2	1	6	美国	2	1	3
法国	3	3	2	德国	3	3	2
日本	4	3	5	荷兰	4	6	3
英国	5	5	2	日本	5	4	8
荷兰	6	8	1	法国	6	5	6
意大利	7	7	7	意大利	7	7	7
加拿大	8	6	12	英国	8	8	5
中国	9	9	8	比利时	9	9	11
比利时	10	11	9	韩国	10	10	10
中国香港	11	9	18	加拿大	11	12	13
韩国	12	13	10	中国香港	12	10	20
西班牙	13	14	11	西班牙	13	14	11
瑞士	14	16	13	印度	14	17	9
新加坡	15	14	22	新加坡	15	13	22
马来西亚	16	16	21	俄罗斯	16	16	21
瑞典	17	18	17	瑞士	17	18	17
泰国	18	22	16	泰国	18	20	15
丹麦	19	24	15	巴西	19	22	14
墨西哥	20	12	44	马来西亚	20	20	19
印度	21	25	14	澳大利亚	21	19	29
巴西	22	23	19	瑞典	22	25	17
奥地利	23	19	29	墨西哥	23	15	44
爱尔兰	24	20	27	奥地利	24	24	25
澳大利亚	25	21	25	土耳其	25	29	15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突出标记处为新兴市场。

¹ 规模和互联度的排名加权平均值使用0.7/0.3进行相应的加权分解。

² 各司法管辖区的GDP小于0.1%的连接除外。

增长不仅反映了他们所从事的贸易的总量（出口+进口），而且也反映了他们的贸易伙伴数量（互联化）的显著增长，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

近期，IMF分析（IMF，2011年）使用贸易额和互联化这两个衡量值对全球前25个系统化贸易中心进行了排名。在1999年至2009年间，中国攀升了九个席位，与美国共同成为最重要的系统化贸易中心；印度和巴西分别上升了七个和三个席位，居世界第14位和第19位；而俄罗斯和土耳其也进入榜单（详见表格）。与此相比，法国、加拿大和瑞士各自下滑了三个席位，分别居第六位、第11位和第17位。随着世界范围内互联性贸易的发展，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关重要性发生了转变。

作为世界产出一部分的全球性贸易的扩大——目前的水平已经几乎接近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三倍——以及与之相关的互联性增加具有几方面的原因。贸易自由化当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这是通过首先在发达经济体以及最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降低贸易壁垒来实现的。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运输和通讯支出降低，这就使得生产工艺的分割变得更加可行，这样一来，各个国家就可以专门致力于一种商品生产过程

的某一特定阶段（垂直专业化）。

这反过来就导致了全球供应链的产生。今天，中间产品在转换成最终产品之前，通常会数次跨越国境。那些处于全球供应链下游的国家，其出口产品当中有很多是进口的内容，因为他们的出口依赖于从供应链的合作伙伴那里进口的中间产品的投入。

全球供应链的更强链接

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对于贸易统计的解读和国家之间的互联性分析作了很好的诠释。另一方面，对于政策选择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官方贸易统计是以船方负责装卸费来衡量的，其中包括中间产品投入和最后产成品。如果出口额中的进口内容不断增加，那么其总的贸易数据将由于半成品多次跨越国界的流动过程而被放大。因此，当判断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政策的溢出程度时，对一个国家出口中的进口内容的范围和来源进行追踪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像新加坡这样从事大量装配和加工贸易，也就是将进口的半成品组装成为最终产品进行出口的国家，其出口总值会达到该国出口部分中的国内附加

值的两倍以上（见图1）。

在出口当中，发达经济体的国内附加值往往很高，或外国的含量相对较少（他们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上游”位置）。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附加的国内价值往往很小（“下游”）。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来说处于下游位置，这反映了加工贸易中处于重要地位。

许多新生市场经济体的出口源于加工贸易，就是主要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然后将其组装为成品出口。这种类型的贸易在中国的出口当中占的比例很大，中国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一起，在亚洲供应链中发挥着下游组装中心的作用。墨西哥在北美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它拥有用于组装进口中间产品的免税工厂，将产品组装为成品后再重新出口到美国。而在欧洲，随着生产成本低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EU），生产正在远离发达欧盟经济体而进行外包。

亚洲、北美和欧洲的地区供应链不同程度地依赖于该地区的所谓动力中心或枢纽节点。亚洲供应链依次会通过多个国家，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加工贸易产品将会跨境多次，包括通过枢纽节点（日本）。例如，中国产品在经过其他亚洲国家进入中国之前，会包括大约15%的日本附加值。相比之下，北美和欧洲的进口产品各自几乎均是直接从美国和欧盟15国等枢纽节点进口。因此，与北美和欧洲相比，亚洲地区的全球供应链的区域集成化程度更高，他们的出口结构的交织程度也更为复杂。

亚洲供应链的区域分散性对于亚洲贸易商有很深的政策意义。任何对贸易往来的破坏，尤其是亚洲的区域内贸易往来，都会给贸易伙伴国的国内生产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近期发生的地震对于上游出口国日本的精密制造投入的破坏，就是一个惨痛的证明（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号“深层震荡”）。保护自由的流入和流出必须是地区最优先执行的一项政策。这可以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多哈回合谈判，也可以通过包括所有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如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绑定地区内的单方面关税削减政策来实现。

竞争或互补

全球供应链允许新兴市场国家，例如中国，在他们的出口产品中增加科技含量，包括最终产品和对发达经济体国家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的投入，这将使得这些国家在价值增加链中移动到上游位置。受加工贸易以及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显著进口的推动，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份额出现了明显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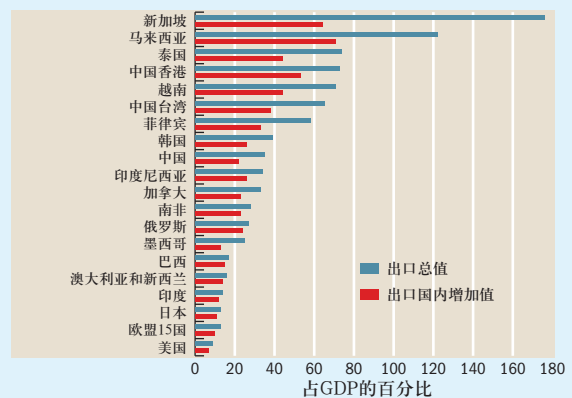
在传统被德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支配的领域中，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变得越来越活跃，他

们的出口结构——出口货物的类型——开始向那些发达经济体靠拢。新兴市场国家因而有可能与发达出口国家形成更多的竞争。

但由于生产的劳动密集型阶段外包到地区内的低薪国家，所以这一在高科技内容和出口结构的相应集中上观察到的转变也会反映出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

图1
在下游游泳

出口总值使全球供应链中下游新兴市场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显得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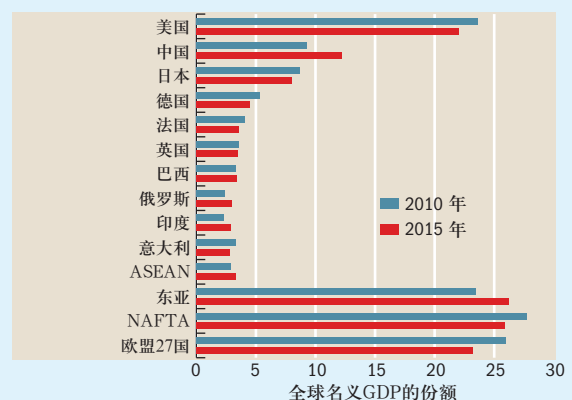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贸易方向统计》。

注：欧盟15国有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

图2
并驾齐驱

东亚致力于在2015年之前赶上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联盟，全球需求将会转向新兴市场。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

注：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有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东亚指ASEAN、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NAFTA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美国）。欧盟27国指欧洲联盟现今成员国。

性。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出口的产品种类与先进国家类似，但是它们在质量和价格上或许会有所差异。

特别是在中国，其在高科技出口加工贸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会影响出口相似性的总量指标。出口相似性指数是用于评估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通用指标，其范围为从1（为两个国家的所有出口结构中的产品种类占有相同的份额）到0（两个国家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在我们的分析中，基于高收入国家对产品的质量需求更高的假设，我们试图通过有区别的产品和目标市场来辨别质量上的不同，进而区分不同的产品。基于这一改良的出口相似性指数，我们发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结构上依然存在重叠的部分。来自新兴市场出口商的不断增长的竞争态势看来还将持续。

任何对贸易往来的破坏，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内的贸易往来，都可能会对合作伙伴国的国内生产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

另一轮增长推动？

出口结构上的持续变化显示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未来推动新一轮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出口所体现的收入水平的衡量分析（根据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制定的指标，2007年）对于衡量出口的复杂程度非常有用。这一指标指向每类产品的生产相同产品的国家的加权平均收入水平。一个专由某一发达经济体制造并且体现了更高的质量和增加值的产品将被赋予更高的价值。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收入高于预期水平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会出现更大的增长。

由于不断的升级，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综合出口质量高于人们仅仅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作出的预期。豪斯曼指数的更新分析显示出，新一轮增长推动在一些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中国，将体现得最为显著，对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来说，也将会有积极的推动效果，虽然这一效果会比较小。

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合很可能导致全球的需求逐渐远离发达经济体。中国于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东亚国家很有可能将在2015年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NAFTA——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以及欧洲地区（见图2），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联盟。在这种趋势下，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在供应链上的位置将在很大程度上暗示着将来的贸易模式。

汇率

全球供应链的出现也改变了相关价格变动影响贸易的方式。一个国家出口中进口内容的金额越高，汇率变化对贸易的影响就越小。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相比其合作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了，那么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变得更加昂贵，但是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价格却会更加低廉。

发达经济体的出口集中在中间阶段以及高科技产品，所以他们对于相关价格的变动将会更加敏感，因为他们的出口含有更多的国内内容。这一原理反过来也应当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体。

事实上，我们对经济领域的汇率变动对于贸易流动的影响的分析发现，在一个下游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的实际的汇率升值假设为10%，相比在一个上游国家，例如日本，发生的类似变化，在贸易平衡中所体现的调节作用相对较小。这种再平衡意味着，任何汇率变化均应被列为国家贸易结构组成的考虑因素，包括有多少进口成分包含其中。

入围

由中国引领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变成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并驾齐驱的重要的系统化贸易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贸易一体化的成长伴随着出口中的技术内容的不断增长以及在出口结构上不断趋同于发达经济体国家。并且，由于他们还在继续增长，所以，在各自的全球供应链上，更加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系统重要性也很可能会增加。会不会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入围最繁忙的港口名单呢？很有可能。我们且拭目以待。■

理查德·哈姆森（Richard Harmsen）是IMF非洲部的副处长，纳吉瓦·里亚德（Nagwa Riad）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2011年6月IMF工作论文“正在变化的全球贸易模式”，可在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1/061511.pdf查阅。

参考文献：

Hausmann, Ricardo, Jason Hwang, and Dani Rodrik, 2007,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2, No. 1, pp. 1-2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1,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Trade" (Washington, June).